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八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御纂詩義折中卷八

陳風一之十二

陳國名在禹貢豫州之域帝舜之後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於陳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湯與蕩同宛丘地名洵信也望人所瞻仰也陳

國無政在位者皆遊蕩於宛丘之上國人譏之以爲雖有情致而無威望也毛傳曰子大夫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鼓聲值植也鷺鳥名其羽可以爲翳舞者之所持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徐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羽翿則無時

而不舞矣此書所謂恒舞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陳人刺其上也昔胡公之封於陳也武王妻以元女太姬太姬好巫覡之事相沿成俗故在位者多款遊而恒舞夫其遊而舞也亦有託而云然以爲有情也且謂情之所鍾不妨越禮而不知無威儀之節則不足以定命無莊涖之容則不足以觀民有情無望非小失也古今才

士有文而無行其病皆在於此讀宛丘之詩其亦可以自儆也夫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楡也栩樹名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也鄭康成曰之子男子也婆娑舞貌何楷曰或舞於東門之枌下或舞於宛丘之栩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范祖禹曰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是也不績其麻廢女工也市易也彼此交易而舞故曰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邁行也言穀旦往遊不暇擇地但視人衆之處而行焉則遊愈勤而志愈荒矣荍荆葵也椒芬芳之物也越以衆邁男女會矣於是男悅女曰視爾之貌如荍華然女遂貽以一握之椒而通

情好也此與鄭之采蘭贈芍同俗故詩人叙其事而醜之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疾其嬉遊而至於淫亂也昔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恒舞酣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

下化之越鬷邁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遊而冶必至誨淫男惰而貧或至爲盜是不勤致匱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横木以爲門也棲遲止息也泌水名洋洋流動之貌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

門雖淺陋而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
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以食魚取
妻概其餘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豈其必者有亦不却無亦不求志有在
而不暇及乎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守道也人之有欲也皆期其必得必欲得而不得於是乎目前之境皆以為不可不知境不同而道同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境無不可而道外之物皆可以不必是故衡門泌水人所難安而心以為可則可矣道固無不在也魴鯉姜子人之所欲而心以為不必則果不必矣於道無加損也此則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

與可以無入而不得矣君子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漚漸漬也鄭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以
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也晤猶對也
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晤對詠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荅述曰語晤語者迭爲問對相辨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管草名可以爲索自述曰言晤言者各陳已意互証明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人君之德以養而成非一日之積也陳之爲國舊矣太姬之初已有巫風繼世之君必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者以爲非此無可與娛也諍臣直言謂宜不邇聲色則格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爲誠得賢媛相

晤與歌與言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巫覡之紛若不如淑姬之幽閒庶幾以琴瑟之静好易羽翿之婆娑矣然而豈易得哉此關雎之君子所由寤寐思淑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賦也牂牂盛貌煌煌大明也此與人有約而不信也東門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爲期所約之時也如期俟之至於明星已出而不來是失信而爽約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賦也肺肺猶牂牂晢晢猶煌煌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無信也人之生也信義爲大以義相約加之以信久要不忘所以爲成人也世之衰也人棄信而忍於作僞離騷云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亦猶是矣人情反覆可勝歎哉故君子之與人約也必審其所約之事必

擇其與約之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

誠慎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比也棘惡木斯析也夫謂陳佗也已去也誰昔猶疇昔也陳佗欲俟桓公之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墓門有棘則宜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卒不能去蓋自疇昔已然非一日之積矣追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比也梅美木鴞惡鳥訊告也蘇轍曰墓門有梅而鴞集之梅雖美將得全乎以比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爲不可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墓門刺陳佗也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比也防堤也邛卭也旨美也苕草名好生下隰侜誑

也忉忉憂也鵲巢於大樹防以止水安有鵲巢苕生於下隰卭乃髙丘焉有旨苕今皆謂有之以比讒人駕爲無實之詞以欺人所謂侜也誰如此以侜予心之所美使我忉忉憂之也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廟中路名甓瓴甋也俗謂之磚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懼也上章言以無爲有此言似乎有之而實羅織其事也歐陽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以積

累而成路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

成惑是也其侜更巧故憂之甚而至於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夫讒賊亦多術矣

防巢卬苕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譸張爲

幻也唐甓卬鷊集衆小事而遂張大之所謂萋

菲成錦也家國之際讒言一興變故百出誠可

畏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人之多言苟非確

有證據概斷之以勿聽則讒賊止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賦也皎明也佼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弑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

而不敢言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賦也皓月光白也懰美而清也懮受憂思而忍受也

慅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爲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賦也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矯變紹

糾緊慘哀痛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夭變而糾緊

則禍發甚速故煩亂者至於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

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憂靈公也淫之爲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如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月皎人僚色授魂予之時而環伺而欲及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録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懼愛愈甚則禍機愈烈庶幾有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於衆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之邑也夏南徵舒之字也朱子曰靈
公淫於夏氏朝夕而往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
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
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于株野者暮來而

不返也朝食于株者未暮而即來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爲也哉則不必問而可知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朱善曰衛之亂至牆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

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之葉也美人賢人也澤陂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夫有美一人可謂少矣又棄而不用則其傷心當如何哉無可如何故寤寐無爲但見其涕泗滂沱而已此如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所不容已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碩大壯盛也卷眷戀之意言忠君也碩大而且忠君授之以事宜無不肯爲者乃寤寐無爲但見其中心悁悁而已悁悁猶拳拳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芙蕖之花也儼矜莊之意言敬事也碩大

而且敬事授之以事宜無不能爲者乃寤寐無爲但見其輾轉伏枕而已涕泗滂沱急欲爲也悁悁不忘爲也伏枕則無志於爲矣傷之至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時也靈公荒淫泄治諫而殺之諫臣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泣而末如之何故寤寐無爲也夫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也或有事而無爲之之人或有人而不得爲其事如此詩

之美人碩大卷儼才足有爲且急欲爲事至於
流涕而事卒不可爲乃至無爲而伏枕所謂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故變風終於陳靈天下
之亂至此而極矣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風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滎波之間周武王封祝融之
後於此鄭武公滅之而遷國焉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逍遥閒適也此君子去國而思其君也言羔裘以燕居狐裘以視朝衣服容止宛然在目豈能不爾思乎所以決於去者以朝無善政故我心忉忉而不能安也毛傳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是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遊行也堂路寢也人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在堂者但在而已無所設施

故我心憂傷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如膏潤澤而明也有曜照之有光也但華其衣服而不勤於政治故君之服愈美而我之心愈悼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夫華其衣服逍遥翺翔皆細故也而君子去之者以道揆之也好華麗則日即於奢喜燕居則日習於怠奢

者敝政之首而怠者積惡之原君子覩微而知著故決然去之也去之而猶思之不忘君之恩也思之而以去之故告之猶冀君之悟也故曰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棘瘠也季本曰棘棘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為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輔廣曰素冠欒欒情與服稱也慱慱憂勞之

貌世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故祥以後之衣冠不復見矣賢者遭喪欲復古禮而獨行無助思得一素冠欒欒之棘人與爲同志而不可見故勞心慱慱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思而不見故傷悲也欲與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護膝朱子曰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

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檜國之俗不行此禮久矣舉國不行而莫以爲非一人行之而反以爲怪賢者思一同志之人而不得故憂之也勞心慱慱非虛語也凡人之心根性而動父母之愛天性也性之所動心不容已故

未見而傷悲藴結其心實有所不安也既見而同歸如一以爲必如是而心乃盡也先王制禮亦因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爲之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羊桃也猗儺柔美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樂無家者苦有家之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一門之内曰家夫婦所居爲室樂無室者併不能養其妻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民不樂生也夫人懐五常之性爲萬物之靈誰甘於寘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則必有情欲聞以未有室家爲苦矣未聞以無室家爲

樂也萇楚之民樂無室家困之至矣言其樂深
於訴其悲也其所以致此者豈無故哉故君子
聞安樂之音思仁政之所以造福聽哀苦之言
思虐政之所以歛怨則爲法爲戒之心油然而
興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揚起貌偈疾驅貌鄭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
也怛驚動也朱子曰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

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思念王室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飄回旋也嘌漂揺不安之貌弔悲悼也有傷今思古之意矣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亨烹同漑滌也鬵釜屬西歸歸於西周也朱子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

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鄭桓公寄孥於虢檜之間武公繼桓公爲平王司徒乃得虢檜之地而徙封焉是東遷之初虢檜猶在也檜之君子覩平王之政令非復文武之舊是以中心怛弔而思西歸也夫其思西歸者非直爲河山之固也蓋爲惠

鮮懷保西周之所以撫其民者東周不復見矣禮樂征伐西周之所以經其世者東周不復存矣故慨然興懷欲以文武之道治之也已不能歸而思能歸之人則其所懷之好音必天下之至計而惜乎當日未有聞之者也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三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九

曹風一之十四

曹國名在兖州陶邱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為時甚暫其羽

整潔如衣裳之楚楚以喻人之修飾衣裳者有似蜉

蝣也君子心有憂焉欲其從我而得所歸庶乎可以

久處也處安也得所歸則身安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也采采華彩也息靜也得所歸則心靜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興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掘閱之本色

並無所謂楚楚采采也於是而悟性近習遠則可息

處并可説駕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閲世也玩細娱而忘遠慮非僅蚩蚩之氓為然矣其恃以不朽者何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顧人各有我而迷者不悟矻矻窮年究不得其所歸則至人之心憂何時已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候人道路迎送之人何與荷同祋殳也赤芾冕服之韠也大夫以上服之候人荷戈殳為赤芾者前導也言其榮也三百言其多也朱子曰晉文公入曹

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比也鵜水鳥能入水以取魚在梁而不濡其翼以比人之在其位而不盡其職也不盡其職則不稱其服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比也咮喙遂稱媾寵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也不濡咮魚在水面亦不喙也以比人之居其位而不

事其事也如是則有負君之寵遇矣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盛多貌隮升也婉孌柔順貌季女少而未字也朱子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國家之爵禄原以待

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以爲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魏之伐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曹之候人小人居其位而無其德君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二國之政令相同而其危亡亦相似觀於此者可以鑒矣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比也鳲鳩布穀也舍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也淑善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儀禮也鳲鳩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鳲鳩之哺其子也夫其儀之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爲一家視萬民爲一體以治萬

民者惟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不解也治本於禮禮本於仁心結斯儀一儀一而天下定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比也騏青黑色也鳲鳩在桑而其子異處以比王者居京師而諸侯各居其國也梅美木也其子在梅喻國治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弁騏恭已垂裳而已蓋治戒其紛更而心防其驕

泰故無爲者所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已者所以清敬
事之原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忒差也其子在棘國難治也諸侯不
能治其國亦不必遽有兵刑之加仍以禮治之而已
等威嚴而使不敢僭予奪當而使不敢肆天子之儀
不忒則諸侯各謹其度而四國正矣蓋儀之一者非

無別而槩施之也賞善罰惡使之同歸於正故其儀有時不一而未嘗忒也不一而不忒乃所以爲至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比也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宣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四國之人皆歸於正矣正是四國所謂百辟其刑之也正

是國人所謂四方其訓之也至於四國之人皆沐天子之仁則普天之下同祝一人之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所必然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鳲鳩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鳲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正心也帶

緜弁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命矣蜉蝣揭大道之要鳲鳩敷至治之澤三代以上之學猶可想見焉讀者不可不盡心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也冽寒也浸漬也叢生曰苞稂莠屬周京周之西京也周自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諸侯大國行虐政

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愾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伯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若四國有王豈至此哉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以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京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著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著筮草也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以比當時小國亦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京大師衆也念西京之大衆足以鎮服四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也芃芃美盛貌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伯也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之時天

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芃芃之黍苗又有陰雨以膏之也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知有王無敢自專而王又命郇伯句宣以勞來之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不然也不思召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入於晉矣以見晉侯居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與詩人有同心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程子曰易剥之爲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傅良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末係以思

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風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為后稷封於邰其子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孫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

之詩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

而作者附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火心星也六月火昏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也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一之日一月之日也周正以建子之月爲一月也變月言日以別於

夏時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也于往耜田趾也饁餉之也田畯勸農之官也此章言豳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曰七月流火涼風至矣九月霜降宜授衣矣子月風寒丑月氣寒不止授衣幷宜授褐若不預爲之謀何以禦寒而卒歲乎寅月往修田趾卯月舉足而耕丁壯在田家長同婦子而往餉之老幼男女皆盡力於南畝庶田畯至而喜之焉蓋教以不飢不寒

之計也朱善曰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謀之於建申之時收穫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豫之至也張子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王化之所以成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倉庚鳥名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桑

稺桑也蘩菜名用以祭祀祁衆也公子公女也孔穎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是也同歸者同時而于歸也此承上章而言九月所授丁壯之布衣也若老者衣帛則其功更豫矣當春日始和倉庚初鳴之候女皆執筐采桑以飼蠶將爲帛以衣其父母也又采蘩以供祭教婦職也爲女子者不言而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時而于歸則不得久事其父母也男無不耕女無不蠶教以勤也布以衣少帛以養老教之以

儉且知孝也釆桑釆蘩莫不躬親教之以誠且能敬也婚姻以時貴賤同之而又以遠其父母爲悲得性情之正也然則二南之化所從來者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蒹葭也蠶月治蠶之月也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也斨斧屬遠揚高枝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

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緝麻也朱赤色陽明也此又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即以萑葦爲曲薄至於今年蠶月乃大采桑或伐條而取其葉或取葉而存其條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朱善曰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無以爲少壯者之衣也朱子曰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

元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故用以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是也蠶績分功元朱辨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采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苦菜蜩蟬也穫收禾也實墜

曰隕葉落曰擇手貉往取貉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此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四月純陽微陰已胎故葽感之而秀五月陽盛一陰已生故蜩應之而鳴至八月而禾黍刈收至十月而草木黄落陰盛陽衰所必然也觀天地之化而人事可知矣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

於衣食之間夫老者衣帛即可卒歲君公之貴又必衣裘故於子月鬣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狸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廵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陣又使私其獸之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間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歳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蝗屬動股以股鳴也莎雞蟲名振羽以翅鳴也宇簷下也在野在宇在户入牀下者皆蟋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墐塗也十月而曰改歳以建子之月爲歳首也此承上文裘褐禦寒之意而言宮室之制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之陰陽寒暑

相應故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氣也六月盛暑而莎雞振羽迎涼風也七月暑平故可在野八月露寒故宜在宇九月霜降故宜在户十月雨雪故入牀下蓋物性通於天道也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户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故當十月陰盛之時其家長修理在邑之室彌其漏隙去其鳥鼠塞向以當北風墐户以

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可以入此室處矣
蓋舊歲耕桑事畢宜隩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
安靜以養之也觀天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
弛之宜而順性命之理所以爲王道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屬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當作

獲蕡也蕡稻米以釀酒也冬釀春熟故曰春酒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壺瓠也叔拾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裘具矣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别之也果酒嘉蔬以佐粱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苴荼以佐蔬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畔采苴荼於原野周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荼苦之菜惡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尚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

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弟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禮始諸飲食其所以為養即其所以為教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物成之際則堅築以為場也穀連藁秸曰禾秀實在野曰稼先

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

也于茅往取茅也索綯以索絞茅也在邑之屋冬處

之故墐其户所以禦風也在田之屋夏居之故覆以

茅所以禦雨也乘升也播種也此章終始農事而極

道其憂勤之意也言自于耜舉趾以來黍稷重穋禾

麻菽麥無不播也至九月以後而納之於場同之於

倉亦可以休矣而不能也私事畢而公事興矣又當

上入都邑而執宮功矣宮功既畢似可以少休矣而

又不能也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矣於是晝往取茅夜以索綯之升在野之屋而覆蓋之以明春歲始當出而播百穀也今年之蠶事預計於上年之秋明年之農事預計於今年之冬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力用民之財者宜何如珍惜之也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沖沖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蚤初旬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也肅嚴也滌埽也朋衆也饗鄉飲也躋升稱舉兕觥大爵也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天地之化陰陽而已四月蕃蔓陽極陰生十月改歲陰極陽生陰陽微盛寒暑往來聖人為裘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燮理之道行於日用

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覿而獻羔韭神嗜飲
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霜肅氣寒宜
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衆飲酒教以饗
禮使尚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饗禮既
畢一飲食而不忘君也於是殺羔羊以躋堂酌春酒
於兕觥而忠愛之忱通於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忠
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願君壽至於萬年蓋天
以生物爲心君以仁民爲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

皆祝君之壽欲長為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

仁其所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基

公劉克篤前烈王業之本實始於此周公以成

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

由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其詩大義以衣食

為本農桑為經而婚姻祭祀田獵宫室之類錯

緯於其際至於衣則尊卑異製食則老少異糧孝親敬長之道無處不隱寓焉孟子之言王道也期於老者衣帛食肉以爲此即孝弟之實庠序之教不過取其義而申明之耳是故養莫大於農桑教不外於孝弟先聖後賢其揆一也又於其中極道農夫紅女之勤勞惡衣菲食而常有飢寒之患乃已無衣而元黄爲公子裳狐狸爲公子裘已無食而取大豜以獻公殺羔羊以

祝壽忠敬之心無所不至使誦此詩者知物力之艱難而深撙節之思感民心之忠敬而生愛養之意則所以謀其衣食教之孝弟經營其婚姻祭祀田獵宮室之類者自無不精且詳所謂本天德以行王道也仁厚之氣積爲嘉祥斯百姓躋於仁壽君公至於萬年而王業成矣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所以造周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愛勤勞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暨霍叔監紂子武庚之國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三叔以殷叛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恐成王之疑已也故賦此詩託爲鳥言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以比武庚既誘三叔不可更亂王室也又言恩勤鬻子者蓋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取且以傷天倫

有變而已無道以善全不怒而深悲之聖人之用心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土與杜通桑根也綢繆纏綿之意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下民巢下之人也言室之毀多由於陰雨設能於未雨之前取桑根以固牖戶則人孰得而毀之以比武庚叛亂將毀王室望

成王於未毀之先君臣同心以圖國政則内疑既釋
外患自消三監雖叛無能爲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
比也拮据以爪掮草也捋取荼萑苕也蓄積租粟卒
盡瘏病也蘓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
則至於卒瘏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以予未有
室家故也輔廣曰當時流言必以周公平日勤勞皆

爲已謀非爲王室故公言此以釋成王之疑非自誇其功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揺予維音曉曉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也朱子曰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揺之則其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瘁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

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祚未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羣叔流言亦乘成王之危疑而起設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故鴟鴞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患之意多蓋所

以啟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也劉瑾曰公以貴
戚大臣獨柄國政宗社安危係於一身成王既
惑於流言故自言其功而不爲誇謂王室爲予
室而不爲嫌其嘵嘵之音皆出於忠愛之誠惟
欲悟王心而安王室並非爲一已之禍福計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士事也枚如箸軍士所啣以止語者蠋桑蟲也烝發語詞敦獨處不移之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故代之言曰我徂東山久而不歸既已勞矣幸而得歸中途遇雨則又苦也東歸宜喜而心西悲者軍務未畢不暇内顧既得生還則思家念切也衣履敝垢爰製歸裝新著冠裳不事戰陣矣蓋行間之苦身親嘗之故願勿復爲此也旋

車言邁經歷田間見蠋之在桑野悲人之在車下覩物傷懷也古者用車戰行載衣糧止爲營衞故從軍之士以車爲家玩獨宿車下之詞而生還之喜離家之悲三年從軍之况痡長途露處之蕭條皆如繪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章首四句備述往來之苦故重言之以見感念

之深也果蠃栝樓也施蔓延也果蠃野生令施于宇者室久無人閑寂如野故蔓草旅生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蓺種故鹿以為場熠燿螢火也院落無人則終夜羣飛也田間茅屋荒蕪幽陰亦可畏矣乃不畏而懷之者生長於斯雖極敝陋常縈夢想也此皆其雨中車下夜闌不寐懸想之境葢軍士在外神遊於其家而有如目覩聖人在上神

通於其心而有如身受非周公其孰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垤蟻封也穹窒見七月天將陰雨穴蟲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人遇雨其苦尤甚故鸛鳴于垤則婦歎于室憂其夫之未至而遇雨也灑埽庭内穹窒牆垣冀其夫之將至而

接待也冀其至憂其不至而我行忽至則其喜可知也行人初至覩物傷懐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於今已三年矣夫苦瓜栗薪皆微物也尚且感歎如此則父母妻子之團聚喜其見而悲其久不見者又當何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人心喜則物有光輝也黄白曰皇騂白曰駁誇其馬也恱其人則馬亦可愛也縭婦人之帨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箟簏之儀或九或十言其多也此皆新婚之禮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其新婚者固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遠歸而聚首喜慶又當何如也離别之憂上亦憂其憂懽會之樂上亦樂其樂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勞歸士也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鋒鏑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悽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

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激之情爲何如哉蓋
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
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
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樵蘇之用也四國四方之
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軍士諒其

心而不怨也故作此詩言斧破斨缺勞亦甚矣然周公非為己也蓋將使四方皆歸於正則其哀我人也亦大矣朱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正四國即所以哀我人也蘇轍曰使周公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救哀斯人之不治誅管蔡以正四方而後可以為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賦也錡釜屬吪化也皇者正其事吪則化其心也嘉有禮也以禮化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嚴粲曰不言弓矢戈矛而專言斧斨者東征之役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則斧斨之用爲多也遒聚而固之也既已化之又固結之使不變也休

息也化而固之則兵可不用矣故曰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鋭之人

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管蔡啟商以間王室欲定管蔡之亂比如伐柯裁不材之木也欲和庶殷之心比如娶妻合二姓之好也伐柯則匪斧不克比戡亂必用兵也取妻則匪媒不得比合

好必用禮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竹豆木豋踐行列整齊之貌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為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於禮故東人之覯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與禮為一事也蓋周公雖以兵振其威而實以

禮行其教故東人之畏其威者固衆而服其教者尤深是陳師鞠旅之中即有過化存神之道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不尚兵而以禮爲則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禮爲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不得已

而用兵兵亦有禮果能以禮行兵則德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於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於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衮衣上公之服繪山龍雉火宗彝於衣繡藻米黼黻於裳也言布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也因三監之

叛而得覲周公是東人之幸也極言衣裳之美者德與服稱愛其人並愛其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依水草故以遵渚爲得所也女東人相謂也再宿曰信成王以禮迎周公東人知其將歸也故相謂曰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鴻離渚而遵陸將北向也季本曰雁北向則經時不復矣言周公歸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朱子曰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衮衣之人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留周公也夫東方非公久居之處也東人非不知之而又心悲者則其情有所不能已也聖人之於人也德化有以動其性禮教有以服其心先得其所同然故人見而莫不悅之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後世循吏所居民愛所去民思亦何以異此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比也跋躐也胡頷下肉載則疐跲也孫讓碩大膚功

也赤舄朱履也几几安重之貌狼性奸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欲窺伺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公因此被謗讓其大功避居東方亦危疑之至矣而赤舄仍几几然不改其安重之度也以赤舄爲言者人心有感足容易動懼則喪屨喜則折屐故觀赤舄之几几而寵辱不驚可知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疐尾以得力則益跋

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助則愈起跋扈之心乃流言四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有所損蓋盛德之至而天下皆信之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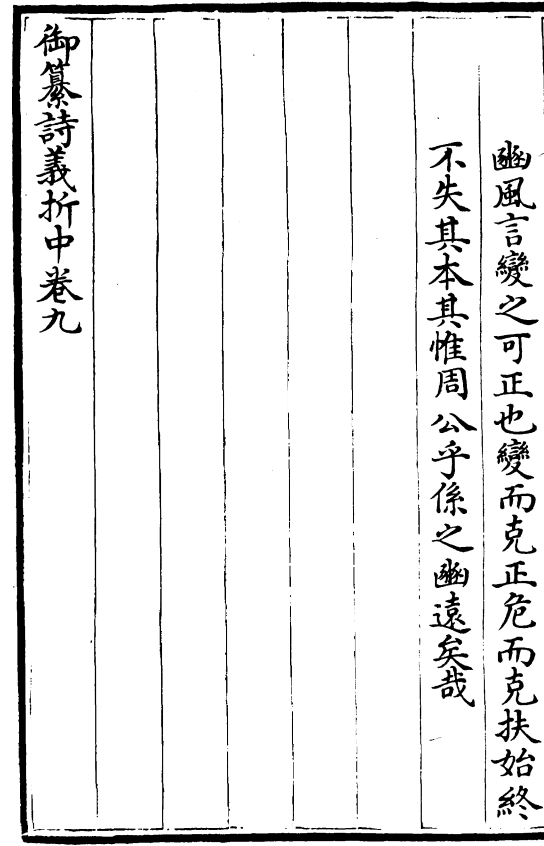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處變而不失其常也范處義曰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惟聖人無欲故

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未知而赤舄几几不改其度非元聖其孰能若是乎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成王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故終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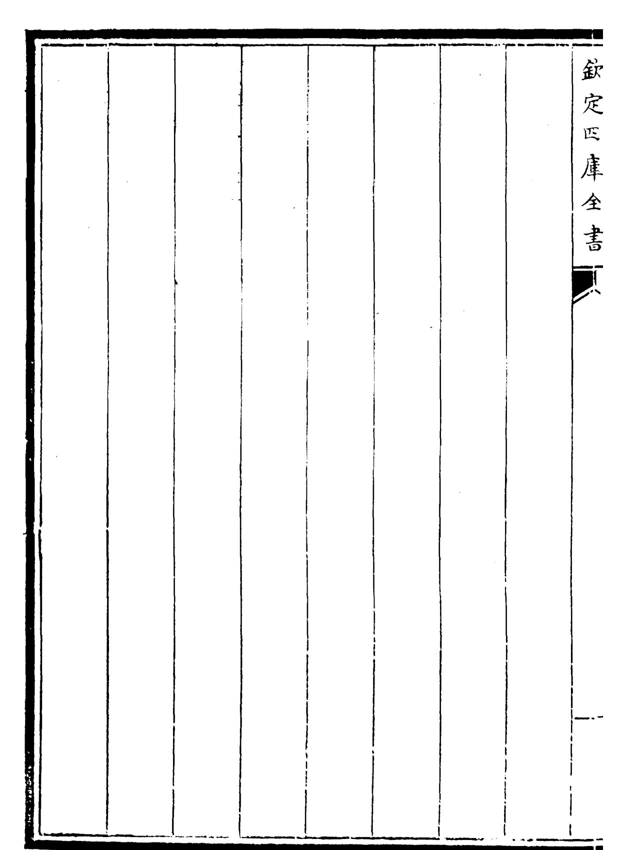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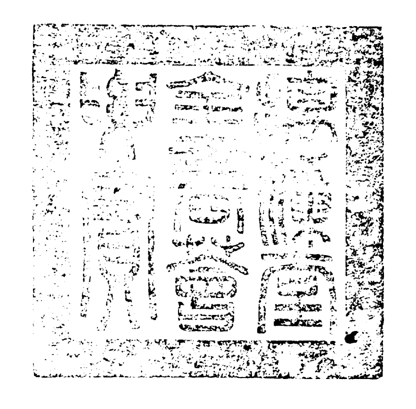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御纂詩義折中卷九

謹案卷八第九頁前二行生于下隰刋本隰訛濕義雖可通但對下高邱而言似當從上文作下隰為是今改

卷九第三十頁後七行今特於女信處而已刋本特訛持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十四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

小雅二

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鹿鳴之什二之一

朱子曰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和聲也苹藾蕭也鹿呼羣而共食故以興燕飲也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所用之樂也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間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鄭康成曰飲有酬幣食有侑幣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

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以大道也孔穎達曰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賦也蒿菣也德音善言也昭明也視與示同恌浮薄也敖禮容也此承上章而言嘉賓之示我周行其德

音甚爲詳明又以其盛德之儀容使人觀感而化其浮薄有官君子皆當則而傚之以爲民之矜式則不待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者更深矣故旨酒式燕與之從容遊敖蓋欲觀其周旋之中禮而則傚之也范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儀之從容也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琴瑟堂上之樂也湛久也燕安也此通承上文周行示以言也則傚示以行也夫嘉賓之言行皆出於其心設心有不樂則行有時隱而言有時倦矣故琴瑟調和旨酒無算不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皆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而欲其敬示之無已也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永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夫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

鹿鳴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古之聖賢無一事而不深其學問無一時而不修其德行無一人而不敦其性情鹿鳴之詩樂奏幣將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在於示我周行乞善言所以廣學問也旨酒式燕人見其欵洽而已不知所資於嘉賓者在於視我則傚觀楷模所以進德行也琴瑟和湛人見其殷勤而已不知所厚於嘉賓者在於燕樂其心固心志所以

厚性情也此可以知禮樂之本矣朱子曰燕禮
云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
樂亦然而學記又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則又
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
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然於朝曰君臣焉於
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也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盬壞也

靡盬不可壞也言使臣駕此四牡行而不止道路迂遠亦云勞矣豈不思歸而偃息乎特以國家之事不可廢壞是以中心感憤雖勞而不辭也朱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之故是也蓋忠臣於王事實有不容已之至情非徒迫於勢而勉强塞責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賦也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鬛曰駱遑暇啟跪處坐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跪即起居則坐是也因其心

有傷悲故其身不遑處勞之至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蘇轍曰鵻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教孝者也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似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先父而後母

言之序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賦也驟馬行疾也駸駸驟貌諗告也此通承上文言駕此嘽嘽之駱馬驟彼倭遲之周道豈不思歸而將父母乎而不敢言也人君知其不敢言也用是於燕饗之時作爲詩歌以道其意如使臣以將母之情來告者臣不自言而君代言之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君子是以知樂歌之不可已也郊廟之歌所以

達神人之意也燕饗之歌所以宣上下之情也是故
禮行而分定樂作而志通

四牡五章章五句

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春秋傳曰所以章
使臣之勤也夫使臣奉命馳驅不敢顧父母者
事上之義也所以盡忠也而人君念其勤勞憂
其不能將父母者恤下之恩也所以教孝也勞
於王事雖不顧養而勇戰敬官不辱其親則盡

忠乃所以全孝也將母來諗似非急公而旣達其情遂忘其苦則教孝乃所以作忠也故四牡之義行則君臣之道兩得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疾行之貌征夫行人也此遣使臣之詩也言使臣奉命行於四方見高原下隰皆有可采之華因思大邦小國皆有可采之事是以汲汲道途常懷不及之慮蓋惟

恐諮訪有所未周也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
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使人惟恐
不能宣上意而達下情是以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柔密也周徧爰於咨問也諏采訪也采訪
貴於柔密故以濡興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絲條理也謀籌畫也籌畫貴有條理故以絲興

謀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裁酌貴於明洽故以沃

興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均齊一也詢僉和也書曰弗詢之謀勿庸是也

僉和歸於齊一故以均興詢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為諏咨

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夫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則所訪不實爲害滋大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

所傳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栘也鄂與蕚同不與柎通蕚足也常棣之華蕚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遍閲世人未有如兄弟者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懐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也裒與裒同長也言兄弟勝於他人平時或不知也一値變故則知之矣死喪可畏人之所惡

惟兄弟懷之或卒於外原隰路長惟兄弟求之夫其懷之而求之者蓋天性之親實有所不容已焉此非他人之所得與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水鳥況與怳同言脊令之性飛則鳴行則搖失水在原鳴搖更甚兄弟之急難者似之蓋天性之親一聞有難則必急救號呼奔走無不爲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怳然長歎而已不能

力救也蓋親疎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不能

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鬭也務當作侮烝衆戎爭也言兄弟即不幸

而反目鬭於墻內然苟有外侮則同出禦之每有良

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爭而已不能出身爲禦也

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此承上文言喪亂之時雖有良朋不如兄弟幸
以急難禦侮之故喪亂平矣不止身安亦且家寧豈
可視兄弟反不如友生乎歐陽修曰此責之之辭所
謂弔其不咸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孩提之狀也此承上章言
兄弟不如友生者不過謂飲食燕會非朋友無可與
娛耳試思籩豆既陳飲食饜飫之時使兄弟與朋友

俱在則天倫之愛既極和樂且不事文貌有孺子嬉戲之懽不更勝於朋友乎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湛久也此承上章言閒兄弟之愛者外有朋友内則妻子世之親妻子而疎兄弟者多矣試思妻子之相好如瑟琴之調和信可樂也設兄弟鬩牆其樂豈能久乎故必兄弟與妻子翕合而後可久樂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與孥同究察圖思亶信也此承上章言兄弟翕而後樂可久則是宜爾室家者兄弟也樂爾妻帑者兄弟也總而言之急難禦侮是共憂患者莫如兄弟也且孺且湛是共安樂者亦莫如兄弟也試詳察而深思之豈不信然乎哉呂祖謙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未有知其誠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朱子曰此詩首章言至親莫如兄弟次章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四章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但有患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

其所以言之者雖若遞輕而所以著夫兄弟之
誼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言安寧之後乃謂
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
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
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
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
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衆人伐木之聲嚶嚶兩鳥之和聲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也又言鳥出深谷升於高木而嚶嚶其鳴者鳥以同類爲朋欲其同聲相應故以已之聲求友之聲也夫鳥也而猶求友之聲豈人也而不求友之

言乎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日聞正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即於謙卑德日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得此詩之意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朱子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釃酒泲之而去其糟也藇美貌羜小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詞粲鮮明貌八簋盛食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親疎之序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也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愆過也朱子曰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遂至於有愆是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燕禮一獻既畢

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其樂無算是也迨及也迨我
暇而飲湑者當其未暇不敢以宴樂廢事及其既暇
不敢以乾餱失德故迨暇以會友因友以求言欲其
神聽和平非徒以飲酒爲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也天下之道五倫而已下之人非
此無以爲學上之人非此無以為治君臣與父
子並重故不以私恩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

恩此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與朋友相衘故不可忘天合之恩而等兄弟於朋友又欲其盡人合之義而待朋友如兄弟此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雅之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義著焉五倫之道備矣人倫之至可以通神明而光四海所由繼以天保也子思之言道也造端乎夫婦繼之以子臣弟友而遂及於鬼神其詩教也夫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護定安也爾謂君也謂君爲爾者稱天以爲言也固堅也單盡也除階也言其升也易曰貞吉升階是也庶衆也此人臣頌祝其君也言人之福受之於君君之福受之於天今天之福爾則甚固矣所謂固者内植其基俾爾有單厚之德其福遞升也外多其助俾爾受親賢之益其福日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戩盡穀善也言德性單厚故所行無不盡善有以宜民人而受天禄天遂降以遐福而維日不足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岡者陵

之有石者也言福之積而髙也川之方至言初來也初來雖小績流則大言福之繼而長也此所謂以莫不增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朱子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

指先公先王也卜予也君曰卜爾尸傳神意以嘏主

人之詞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賦也弔至詒遺質實也黎黑也髮黑故曰黎此承上

文而推原之言多福之來非無故也天視天聽在神

與民爾能吉蠲孝享忠信於鬼神故祖考來格而遺

爾多福矣至民則質樸無文日用飲食而已似不能

爲爾助者然安耕鑿之常見爾愛養之至留風氣之古見爾治化之醇其不爲爾德正所以爲爾德也至於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神佑而天降之福矣葢神者天之耳目民者天之心也養民而致敬於神此自求多福之本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日月往來言久照也騫移也山亘

古而常在不移不虧也松柏之葉新舊相承言長生也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九如之祝工於頌禱而非諛詞也觀鹿鳴以下五詩君之所以待其臣者誠心藹惻非所謂單厚乎親賢之佐内外交助可不謂多益乎又推本於神人之協應則所

以惠於宗公而誠和萬民者其必有道矣頌祝
之中而不忘規箴此古人之所以愛其君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初出土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此
因玁狁作難而遣戍也言啟行之時薇始出土計其
歸期遠在歲暮所以舍其室家而不遑啟居者皆因
玁狁之故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
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每年秋兩番戍者
皆在疆圉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聘問也言戍人在途
薇亦柔矣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定則
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家事累其心

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嫌於無陽故曰陽也言戍人至邊薇亦剛矣既至戍所見疆埸之多難是以不遑寧處而憂心成疾自謂此行不復望歸矣蓋在途止憂身至戍則憂國以王事爲重故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此敵來而交戰也以華興路非止美其車也戎事倥偬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皆壯見軍力之齊也以此節制之師加之以忠勇奮不顧身而無敢安處則可以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强也依憑也腓避也古之用車也戰則資衝突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衛是將士之所憑依而兵卒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行列整齊之貌象弭以象骨飾弓消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也戒警棘梗也此言既勝而戒備也言雖一月三捷不可驟勝而驕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行列精其器械

蓋言戒也其所以無日不戒者以玁狁勁敵叢集爲梗止而不戒則恐其攻我無備行而不戒則恐其擊我惰歸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承上文言既已三捷又能日戒乃可以全師而歸矣因憶往時楊柳乃薇作薇柔之日來時雨雪正歲暮歲陽之候往時憂心載飢載渴來行舊路饑

渴猶前戰守之勞道途之困我心傷悲亦云哀矣而非人之所能知也夫下之人既已哀矣而又莫知其哀則其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知更深矣首章諭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以不忍人之心於此見先王之仁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夫戍役之苦莫甚於啟行有離別之悲在途有饑渴之困至戍有戰守

之勞而上之人皆預知之矣戍役之功莫大於未戰有忠奮之心將戰有整暇之度旣戰有警戒之思而上之人皆預言之矣於體恤之中而詳爲訓誡此上世之民所以有勇而且知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名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棘急也此勞將帥而追敘其功也言車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

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召僕夫而謂之載即日啟行也又言王事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在牧而後軍在郊也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旄注旄於干首也鳥隼曰旟前軍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元武也旆旆飛揚貌旟旐皆旆旆

者前軍後軍同日啟行也憂心悄悄不敢言也秘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南仲天子所命之將也朔方北方荒服之外也彭彭衆貌交龍曰旂左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赫赫威也襄除也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為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旂者營衛

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我止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秀也黍稷方華初秋也載滿塗路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秘而行速比玁狁聞之

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啟
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
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
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不敢望
歸而未幾即歸故喜之也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

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行緩西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萋盛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蘩祁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途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安也訊當訊問之人爲首者也醜類也同謀者

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秘而行速故也夷平也西戎服而玁狁平者剪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出車勞還師也外夷之為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為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

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玁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制勝之道皆具矣迨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

降之城猶師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也睆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軍士而代述其情也言特生之杜尚然有實而行役之人乃獨無家曽杕杜之不若也夫以王事靡盬之故而日復一日不遑啓處此我之分所當然不敢怨也而婦女之在家者感嵗月之遲暮必遠望心傷以爲征

夫亦當休息矣葢已念室家因念室家之亦念已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杕杜有實去年秋末戍事將畢故望其暇杕杜

有葉今年春暮戍人將還故望其歸也王事靡盬我

心傷悲征夫憂王事也公義也卉木萋止女心悲止

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兩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則知父母之憂已矣以王事之故而悲我室家固人情所難堪也以王事之故而憂我父母尤天性之至戚也且夫父母之憂子則無所不至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之事也憂其車之幝幝而將敝矣憂其馬之痯痯而已疲矣車馬如此人何以堪則征夫庶幾不遠而將歸乎望之之詞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車敝馬疲人不能遠則宜如期而來乃不裝載而來固已憂心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則百端交集矣安與否與存與亡與龜卜著筮相襲俱作言合於繇而皆曰近矣乃信征夫之果邇而不遠矣范處義曰以卜筮終之見憂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范處義曰出車勞還率故美其功杕杜勞還役故極其情是也夫行人思家更思其家之思己遊子憂親更憂其親之憂己此已曲盡人情矣乃上之人知其思家并其思家之思己而亦知之知其憂親并其憂親之憂己而亦知之知其勤勞王事則思有以勸其忠知其念切父母則思有以全其孝下知上

之體恤倍至而悅以犯難不敢自愛其死上知
下之骨月情深而仁以止殺不欲輕用其力則
亦無之非教矣此所以爲聖人之經也

南陔

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其
辭朱子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
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朱子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朱子曰笙詩也說

見上篇

華黍

詩序曰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朱子曰亦笙

詩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罶笱也鱨揚也鯊鮀也笱小而所獲者大見魚

之多也酒燕之通名統殽羞而言也旨美也旨且多

言備物也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所薦之羞

而極道其旨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多且旨言適口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鰋鮎也具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魯所有也又書有蜚傳曰魯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詑其多所無之物詑其有有而多之易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物欲其多又恐雜取之而不精故尚其嘉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物欲其旨又恐味偏勝而不和故尚其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物欲其有又恐强求之而違性故尚其時也蘇轍曰多而能嘉旨而能偕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黄佐曰瓠葉采烹兎斯燔炙聖人取焉魚麗之燕無乃過於侈乎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安之燕之於寢饗之於廟禮以食之樂以樂之猶殷殷若有不及也故魚麗則備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賔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也

由庚

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燕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朱子曰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嘉美也烝衆也罩篧也所以籠魚者罩罩以罩罩之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言南方有嘉魚則羣然罩之矣國中有賢人則多方求之矣賢者知其誠

心求之故來燕而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所以撩魚者范處義曰魚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魚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陸佃曰君子求賢上罷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衎飽貌易曰飲食衎衎是也君子誠於用賢故賢人樂之而至於醉飽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以興君

子誠於下賢而賢人附之也上下之情互相依附故
賢人之心安焉不復有去志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賔式燕又思
興也鵻孝鳥烝衆也曹粹中曰始言烝然罩罩烝然
汕汕終言烝然來思惟其始之求之者衆故其終致
來者亦衆也賢人繼來而君子又燕好賢無已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夫賢者豈徒以燕

飲為樂哉必以禮羅而致之所謂罩罩也用其道而顯其身所謂汕汕也上下交而志通情誼結而不解所謂木樛而瓠纍也一賢人安之衆賢人慕之於是乎來之者無已而燕之者亦無已則多士濟濟而庶績咸熙矣故君子之治其國家無他道也誠於求賢樂與之處而已矣

崇丘

詩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燕禮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以山之有草木興君子之有德壽也臺莎萊藜基本也實心實政以立其本故曰基也能為邦家之基則其壽宜無窮矣此賓祝主人之詞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德輝文治蔚爲國華故曰光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此承上二章言所以爲邦家之基者善政養民爲民之父母故也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善教覺民其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此承德音不已也言不已之久則日新月盛而德音益茂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彌彰矣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楰苦楸也黄髮黄也耇老艾養也此承民之父母也言父母斯民之政樂利無窮不止保黎民並保子孫也首二章之祝壽願之也有是德宜有

是壽也末二章之祝壽必之也旣有是德斷無不得是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下報上也魚麗嘉魚主人樂賓此則賓樂主人也樂只君子即有酒之君子也樂其燕而祝其壽非諛也民者天所生也君者治民者也父母以養之德音以教之則民壽矣君壽天之所生則天亦壽其生生者此自然之理也

天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羣黎偏

德有臺之報上也亦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民

之父母天人之際可以觀矣

由儀

詩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燕禮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貌蕭蒿也瀼瀼瀼曰諸侯以蕭自喻君臣之辭也湑露潤貌鄭康成曰君子天子也寫抒也蘇轍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是也譽名也處安也燕語嘉獎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也燕語款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光榮也燕而受天子之寵眷其光榮莫大焉爽差也不爽心服其德也呂祖謙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疎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是也壽考不忘諸侯頌天子之詞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不爽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詩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盛也豈愷切弟樂易也言燕禮甚盛其語愷切其情樂易也兄弟諸侯之在燕者也天子猶父母也諸侯猶兄弟也天子豈弟之德洽於諸侯諸侯化之亦互相親睦是諸侯之兄弟相宜皆天子有以宜之也諸侯沐天子之令德故祝其壽而且豈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豈弟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興也濃濃露厚貌鞗革馬轡冲冲調適也和鸞車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雝雝和聲也此天子既燕諸侯而賜之以車馬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簟茀錯衡鞹鞃淺幭皆車飾也和鸞之屬也又曰鉤膺鏤錫鞗革金厄皆馬飾也鞗革其著也攸所也同聚也既燕樂之又錫予之德意之厚如零露之濃然則

萬國諸侯皆愛戴天子矣萬國之所歸即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子深居九重與海隅蒼生至隔遠也故衆建諸侯以治之天子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則萬國與一人相比而無間矣蓼蕭之詩燕語龍光天子親諸侯也壽考

同福諸侯親天子也宜兄宜弟諸侯自相親也

諸侯親天子又自相親同宣天子之德意以親

其民故恩誼聯於堂陛則膏澤洽於四海非虛

言也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之

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

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由昭子之言繹之是有譽處懷燕語也其德不

爽宣寵光也宜兄宜弟昭令德也萬福攸同祝

天子之受之也亦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是也歐陽修曰湛湛之露潤霑於庶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見天子待諸侯之厚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宗宗室也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是也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朱公遷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隆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信者其心忠誠也朱子曰君子諸侯之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蘇轍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

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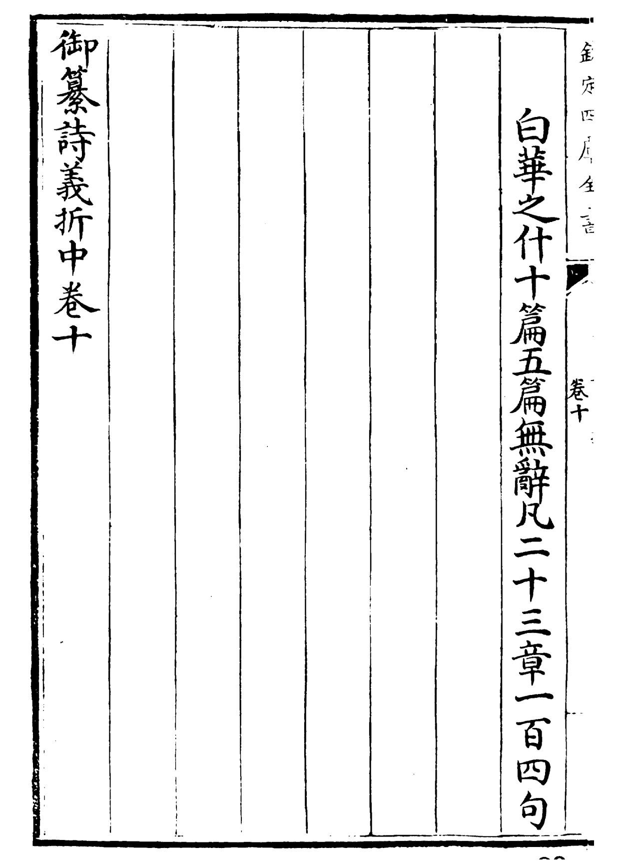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儀也蘇轍曰椅桐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至醉而儀不亂陸佃曰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以況令儀也輔廣曰明信者固宜有堅定之令德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豈弟而有令儀此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

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而莫不令儀此所以爲成禮也黄櫄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寛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曾鞏曰前言厭厭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十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左詢